

张采田著

玉谿生年譜會箋

張采田著

玉谿生年譜會箋

外一種

上海古籍出版社

重 印 說 明

本書由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出版。
初版於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重印過一次。
這次再版，對一些錯字和標點錯誤作了必要的
修訂。

玉谿生年譜會箋

外 一 種

張采田 著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中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7.125 插頁 4 字數 327,000

1983 年 9 月新 1 版 198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5,500

統一書號：11186·55 定價(七)：1.80 元

玉溪生小像

宋人寫無題詩春首列玉溪像
明陸色山刻之視公藏常與沈氏
源堪居士年譜故因奉者蘭瑞
以誌仲景

德謙



李義山畫像

華年錦瑟感何曾想見精純年有核割

得蟾蜍一泓紫雲分餘潤到吳興
高似孫硯箋杜

李陽端石蟾蜍硯篆玉溪生山房

春渚紀聞云藏吳興陶安世家

河陽管記信翻不似鍾馗世所傳
溫飛卿貌

見桐新孝若倘為方朔贊願將月賦二齊鐫

玉溪書月賦刻星鳳樓帖中嘉興

沈寐叟嘗許居士為集字作贊

丁巳孟秋七夕

元和孫德謙題



孫德謙題玉谿生硯及玉谿生書月賦詩

紙之新 沈子雷侯 自南 張子九臨 洪乾 陳子長發 啓源
皆各疏所聞助余固陋校勘點畫則茂倫有專功焉

朱鶴齡長儒氏謹識

玉麈生詩注余亦見凡數本惟桐鄉馮氏審定行年深決隱微最稱
精確未長披覽注初闕荆榛未覓窻隙茲大軌惟論功而不復
也今本即據朱注兼采義門補注曉疏三書詳鴻何氏評曰步今
本而見則遺誤多洵微故也蓋余雖不之悟然亦未嘗敢力斯其書
中無錯時有出入既而深故者未必皆蘭亭真本也犯氏創高自注
置索毛求疵啖然義與無究膚而不知已至見解尚未脫帖括習
迂改欲集天石齋何其安下雅素斯是邨且玉麈詩疏遠宗楚騭

近世六朝然後能於李杜王韋亦自成流派既觀全集吾澤竹
溪東表感頓題贈場云正休者高遠於諸家實亦不必親摹
效李杜王韋始王欲詩人也乃能以不意亦在軌以同時李杜王韋
法律繩之若然則後人必能李杜王韋四集是矣評臨義山素
何為哉我識此以所為詩解度斯古人亦不竟駕言曲淑自謂
通哉其不似有識者哉冷矣余昔年嘗有志箋釋其集時故為
馮氏注今然其井欲歟且識改舍弟揚以東渡金陵錫君見而
以編易為然其有以故原書次第因遺而存之用備漏浦堂三
家評語之謬勿誤遠不悲辨也括發其例於首丁未夏月錢唐
張采田並記前識

三家評語補正卷之四 補正卷之四 補正卷之四

當塗者所薄名宦不進坎壈終身弟義叟亦以進士擢

第累爲賓佐商隱有表狀集四十卷

新書藝文志李商隱樊南甲集二十

卷乙集二十卷

玉溪生詩三卷又賦一卷文一卷

宋史藝文志李商隱文集八卷四六甲乙集四十卷別集二

十卷詩集三卷

余所滑片本以可改原編篇第且長篇注悉備取較馮注亦多所走正

汗點誤錄與否不暇辨也近爲五經十年潛補微年潛成西清之隱因流寄

袂雲導隙迎刀少解犁然當心因汲取不埋董之深病他以汗浹吹毛

求疵妄下雌黃於義山名章麗內噴點幾無完膚輒以鄙見所及痛

加較正如有發揮不盡果果滿席而清之義不與爲金豈淺也他如聚

訟載不過愛惜古人之苦衷亦聊以示塗轍於來學耳

張采田手批李義山詩注墨跡之三

前言

李商隱年譜晚近流傳的有三家：一是朱鶴齡的李義山詩譜；一是馮浩的玉谿生年譜；另一就是這本張采田的玉谿生年譜會箋。三家之中，朱氏是草創，於商隱生平出處，漏略很多。馮譜則鈎沈索隱，號稱精確；但晚出的樊南文集補編，却不及見，所以仍有不少舛誤的地方。張箋是在馮譜的基礎上刪繁補缺，重行編定的。於前此各家的誤箋，糾正頗多；也有不少創獲，在上述各譜中，是較為精審的一本；可為研究李義山生平、作品的重要參考。

張采田，浙江錢塘人（一八六二——一九四五）。學識很廣博，於羣經、子、史以至詩、詞、佛學，都有研究。他所受浙東、西學派的影響較深，融貫了浙西治學的專精，和浙東博通的長處。於會稽章實齋之學則尤為服膺，所以在舊史學方面，造詣頗深。所著的史微是他推闡章氏學說的一部重要著作。清史稿的樂志稿和后妃列傳別稿也是他寫的。在文學方面，他早年就喜愛商隱的詩，自謂『行走常以自隨』。他的株昭集就是學習商隱詩體的集子。這部會箋則體現着他十多年研究商隱詩的成就。

本箋對譜主所經歷的唐代文、武、宣三朝的時事，編寫得翔實有體。凡是當時外族的侵擾，藩鎮的

專橫，大臣的除罷，朋黨的鬥爭等事，條分件繫，記載得簡而不遺其要。岑仲勉在《會箋平質》中說：『其年譜部分，應有盡有，弗蔓弗枝，誠不愧譜之正宗。史文每條下鈎稽條貫，曲達旁通，唐集人事之討究，自今以前，無有若是之詳盡，豈徒愛玉谿詩文者，必案置一冊，亦讀文、武、宣三朝史者必備之參考書。』這些話並沒有過譽。評語末句，蓋指張氏糾正和補充了新、舊唐書紀、傳上許多錯失而說的。如會昌四年杜棕入相，舊紀書七月，新紀書閏七月，箋從舊紀；會昌五年李回入相，舊紀書三月，新紀書五月，箋據樊南文集補編上李相公狀從新紀。王秉恩序謂與家藏傳抄本宋次道《唐大詔令關合》，可見其甄錄的不苟。如大中元年二月，李執方爲昭義節度使，紀、傳失書，箋據舊唐書盧鈞傳、本集、李執方華岳題名記把漏略補足。又如會昌三年九月，王宰充澤潞南面招討使，兼領河陽行營諸軍攻討使，舊紀但書『以宰充南面招討使』而漏寫『兼領河陽行營』，新紀但書『兼河陽行營攻討使』而漏寫『招討』，箋據會昌一品集、王宰靈石縣記石糾正了兩紀的誤奪。凡此之類，對新、舊唐書有關文、武、宣三朝史事記載，有訂譌補缺之功。

重視譜主身世的攷訂，可說是本箋比較突出的一面。張氏於此，用力最勤，而收穫也很豐富。箋中關於商隱的受知令狐，就婚王氏，移家關中，定居東洛，以及晚年的南下桂嶺，西遊巴蜀，其間的因緣去就，都詳加攷核，使讀者得以瞭解他的政治抱負，尤其在黨爭劇烈的局勢中，他周旋於兩派間所取的

態度，所遭的打擊，和他那窮困飄泊的身世，複雜矛盾的心情，從而便於探討他篇章中的隱詞詭寄之所在，這對讀者是有幫助的。至於張氏在鈎稽攷索的過程中，往往用『細案行年，曲探心跡』的方法，這在編寫年譜中還是創格。當然，如果離開了知人論世的原則而片面地憑主觀去推測，就會流於穿鑿，這在張氏，亦所不免。

自亭林年譜創爲諸主附載編年詩文題後，這種方式，已成爲作譜家的通例，本箋於此，則有所發展。張氏於詩文題下逐篇注明了編年的依據，並且還作了細緻的箋釋。如會昌五年編年詩春日寄懷下云：『義山會昌元年丁母憂，至是閒居已四年矣，故曰「我獨邱園坐四春」也。馮編於會昌六年，非是。』又如大中三年編年詩和孫朴韋蟾孔雀詠云：『詩全以孔雀自喻，起二句謂自桂還京。「西施」句，爲人所得。「秦客」句，受人之欺，暗指令狐也。「可在」句言己之文采如此，屬望遠大。「瘴氣」四句，言流落南荒，徒矜遠客。「都尉」四句，指京尹留管章奏。「屏風燭鈿」，「捍撥香臍」，謂風韻不減疇曩也。「舊思」四句，尙未滿足之恨。「地錦」四句，謂內廷相隔，無異外曹。「妬好」二句，聊自慰藉。結卽「豈無雲路分，相望不應迷」之意云云，這一部分實質上給讀者提供了一部新注。

關於商隱的生年，朱氏定在貞元十一、二年間，誤據舊唐書本傳，不足信。馮氏據商隱上崔華州書定爲元和和八年，又與仲姊誌狀『距仲姊之歿三十一年』句不合。本箋則定元和和七年爲商隱生年。張氏

手批義山詩，初從錢振倫說，定爲元和六年；繼據祭仲姊文姊歿至父喪閱時六年的推斷，定爲元和四年；後又據祭文『半紀飄泊』，『年方就傅』句，驕兒詩『憔悴欲四十』句，提出元和五年的論斷。批本攷證爛然，幾經改易，最後才定今說。這雖然還未必能作爲定論如汪榮寶、岑仲勉等所說（汪說見手批本跋文，岑說見附刊會箋平質），但亦未嘗不可見張氏治學的探討之勤，下斷之慎了。

這次排印的會箋是據吳興劉氏求恕齋叢書本整理的。其後附刊的李義山詩辨正是從張氏手批本輯錄的，內容是駁正何焯、朱彝尊、紀昀的三家詩評的。岑仲勉的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則採自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五本。

辨正是張氏編寫會箋後的另一著作，和會箋有密切的關係，兩者合讀，可以看出作者鑽研的經過和各家評語的得失。

總的來說，辨正中張氏對各家評語的論斷，基本上是公允的。其中最可注意的是他批駁一家評語時，常能指出他致誤的根源。如曲池詩紀昀譏它是『但取姿媚而乏筋骨』。張氏謂：『晚唐詩派，多有此種看似姿媚無骨，實則潛氣內轉，迴非後世滑調所能假託。紀氏一概詆之，此未能致力唐賢詩律，所以語不中肯。』其次是他的評語能時時揭示出商隱詩的特點。如謂『義山七律往往以末句爲一篇主意，掉轉全篇，此是玉谿創格』；謂『律詩中能寓比興，得騷人九辨之遺音，有唐一代，惟玉谿一人，此所以

獨成宗派」；謂「無題詩格，創自玉谿。此體祇能行之七律，方可宛轉動情」。復次是辨別深細，能解人所不能解。如辨子初全溪作詩爲子初和作，非義山詩；解謁山詩的「山」字謂「山」即義山，詩是暗記令狐綯來謁之事。以上所說，是本編的精彩處。但是，張氏此編也有缺點：評語多有說服力不強者，亦有過於苛刻，近於謾罵者。如駁紀評公子詩謂「此而謂之不雅，不知何者謂之雅也」；謂「紀氏祇讀唐詩三百首，便自詡通人」，則文人相輕之習，張氏亦未能免。

岑仲勉的平實對會箋作了全面的評價。岑氏是研究隋唐史的專家，熟於名物、制度、地理、掌故，於張氏失攷處，頗有是正。如以史官纂修實錄以詔令爲依據的規律正張氏大臣除拜據赴任時月的臆說；據唐代考試制度和登科記攷正義山太和六年、八年應舉的失實；以白居易貶江州，刺杭州所取路徑正五松驛詩注「由京東還里地的錯誤」；以上河陽李大夫狀及上忠武李尚書狀稱李執方二十五翁正招國李十將軍的非執方；以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正爲濮陽公上白、杜、崔、馬、鳳翔、崔五相賀正啓中的馬相公實係韋相公琮等條，確屬信而有徵、無可置辯的事實，足以糾正張箋。它如補釋和韋潘前輩詩的「前輩」，祭外舅文中的「旋衣朱紱」，贈司勳杜十三員外詩注中的「未敍朝散」等，都能獲祛疑解惑之益。至於辨周墀入相，宣武王彥威卒，四皓廟、王母廟詩的編年各條，以及某些失證、漏略之處，則書藏有缺，依據有差，或領會不同，可備爲一家之說，似乎還難作爲定論。

最後，有一點必須說明：前人著書，往往因行文之便將引文任意刪節，爲了弄清眉目，這裏仍用引號標出，不加刪節號，並改正了明顯的錯字。其它標點、校勘，亦有漏失、錯誤的地方，竭誠希望學術界惠予指正。

吳丕績 一九六二年八月

序

子輿氏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有宋以來，嗜古之士，往往於詩家者流，爲之編纂年譜者，殆深得尙論之義乎？然詮題歲月，不盡疑年；綴述生平，豈必闡隱？苟非融洽詩旨，覃思寫精，取證史聞，裁爲實錄，未有獲也。義山之詩，韜華耀采；促絃錦瑟，自寫其牢愁；香炷哀箏，非關於附物。遺山論詩絕句，惋歎鄭箋之無人，其以是乎？年譜之作，託始吳江朱氏，椎輪大輅，實啓山林。至桐鄉馮氏，一字嚴爲增損，九章挾其離憂，自謂所探史事，惟取詩文印合，斯固然矣。若乃燕臺興詠，適當感遇之秋；蜀川徂征，詎在悼亡之後？凡諸乖迕，猶俟攣覈，把翫辭意，未足懸符，亦由補編晚出，不經目寓故也。吾友張君孟劬，始自綺歲，輒喜箋，抗心所希，便以樊南爲祖。於是通意內之隱，索絃外之趣，高桐霏霧，識棲託之無從；衰柳斜陽，慟年芳之易晚。史公所云『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庶幾遇之。幽賞既真，玄解自開，積稔斯久，遂成年譜會箋四卷。謂之會箋者，蓋以握睥篇翰，整比歷牒，博綜往聞，義取甄表也。夫撰述年譜，徵之史傳，其要宜矣。然史家載筆，粗立條流，數陳梗略，如是而已。若詩人者，其憂生念亂，陳古諷今，輿航登涉之勞，紵綯交游之契，未必悉詳其籍記也。語曰：『說詩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作譜之法，不在茲乎？此書於朔雁傳書，自悲失路；舊鷺回夢，致

慨無衣。凡扶牀纔解之辰，入洛賦歸之際，一游一豫，胥有據依。使非精於詩者，其所以隱詞詭寄，安能體知幾探蹟之心，緝仁軌行年之記？是可爲治譜學者別開戶牖，昭示津塗也。孟劬著述閎富，已傳世者，史微而外，復有白喉通考，余皆爲一辭之贊，附驥而彰。今以此編弁言，來相敦促。反復循誦，竊歎魯豈而後，綴學孳多，搖裂紙札，猶覺此祕未睹也。不辭序之，其詞云爾。丙辰夏六月隘塘居士孫德謙序。